

編者按：日本近期將釣魚島「國有化」，引起全體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明天（9月18日）是「九一八事變」81周年，再令國人回憶起當年日軍悍然侵略中國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強行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欲將其變成日本版圖一部分的痛苦歷史。本報記者近日再到當年東三省的歷史遺跡採訪，發掘曾在日軍鐵蹄下煎熬的人民當年的恥辱記憶，以及如何看待今日的中日關係。從今天起，一連三天推出「勿忘國恥」系列專題，希望國人都能永遠記住這段歷史。

2012年9月17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勿忘國恥 系列三之一

81年前的初秋，日本在遼寧省瀋陽市近郊製造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柳條湖附近硝煙四起、殺戮不斷，抗日第一槍在這裡打響；81年後的今天，這塊土地的累累彈痕早已褪去，不過在當地文化遺產保護志願者的協助下，記者親歷了那些塵封在古街、小巷、民宅甚至地下的歷史，見證國土淪陷、國破家亡的恥辱。它們是這個民族刻骨銘心的傷痛，永不能忘。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瀋陽報道

日軍精心策劃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又稱瀋陽事變。1931年9月18日晚，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了瀋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並嫁禍於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突然向駐守在瀋陽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發動進攻。東北軍「堅決」執行「不抵抗政策」。當晚，日軍攻佔北大營，次日佔領了整個瀋陽城，並繼續向遼

寧、吉林和黑龍江的廣大地區進攻，4個多月內，128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日本國土3.5倍之中國東北全部淪陷，3,000多萬中國人成為亡國奴。

「九一八事變」爆發地（資料圖片，遼寧文化遺產保護志願者陳赫供）。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的殘廢碑，警示國人勿忘國恥。圖為去年9月18日，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的殘廢碑前舉行升旗儀式。 資料圖片

遼寧：

硝煙早散 恥辱難忘



柳條湖碑銘刻歷史

鋼筋鑄造的柳條湖橋上車輛穿梭，橋下開闊的車道旁，一座大理石紀念碑孑然獨立，上書「柳條湖橋」，儘管當年的確切地址已難以辨認，但根據碑後鐫刻的柳條湖事件始末可知，就是在此附近，流離失所、國破家亡、頑強抗日開始成為伴隨中華民族14年的字眼。走近端詳，字跡上的墨汁歷經風霜早已褪去原色，但那些觸目驚心的細節仍字字句句銘刻在每個國人的心上。



大理石紀念碑上刻有「柳條湖橋」字樣，遠處就是在舊址上啟建的柳條湖大橋。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蘇友老人在自家（現存北大營營房）院中，呼籲保護歷史建築。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穿過人潮熙攘的北大營集市，在一片現代化住宅前的開闊空地上，此行的嚮導——文物保護志願者停住了腳步，「這塊空地上，曾是一座日本人自己建的滿洲事變博物館，為了證明『九一八事變』是東北軍的行徑，裡面是日本人捏造的事實證據。」如今，其殘跡已煙沒在城市建設大潮中。

北大營變頹垣敗瓦

穿過車水馬龍的瀋陽鐵路，取道北大營東路深幽的巷子。初秋陽光中已夾著些微涼意，柳暗花明處，是一方祥和的院落。如若不是志願者的提醒，誰都難料眼前這兩排略顯凌亂的青磚鐵瓦平房就是當年東北軍的精銳部隊——第七旅的駐紮地北大營的營房，日軍從此打開了侵吞中國土地的閘門。2005年，曾有報章稱瀋陽北大營最後的遺跡——一間保存完好的馬廄被拆毀，令人扼腕。而眼前北大營營房的重新發現無疑會給人們些許寬慰，與被毀滅的遺跡相比，這裡是幸運的。但它的現狀，卻也著實堪憂。

蘇友老人今年已經85歲了，新中國成立後搬來這裡，大半生與這些青磚鐵瓦朝夕相對。1949年，他作為二營六連的指導員在這裡看押4個營的國民黨俘虜兵，「那時一共有7排21間房，後來拆遷蓋樓，就剩下這兩排了。」在鄰近的現代化高樓的掩映下，這裡的破舊愈發刺眼。「現在這裡的生活狀況比棄管小區還嚴重，垃圾堆在路邊，根本沒人管。」歲月老人在人們的臉上留下風霜的痕跡，歷史的滄桑也爬滿了冰冷的青磚牆。昔日金戈鐵馬的鼎盛早已不見得，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的平靜。戰爭的硝煙熄滅，牆內的裊裊炊煙升起，如今北大營延續著歷史。

耄耋老人盼保殘址

經走訪了解，這裡房子的產權現歸軍區所有，居民多為獨居老人或幾代人同住，蘇友就和老伴、兒子一家共同生活在這裡。

「這裡的確就是張作霖（當年東北軍司令張學良的父親）當年的兵營。」蘇友非常確定，「當時來確認遺跡的時候，就是我的講解。」「後來，媒體、學者很多人都開始關注這裡。瀋陽市委黨校的一位教授承諾我，這裡是定下來要修建紀念館的，只是什麼時候能真正開建，還不能確定。」

這裡的很多居民都和蘇友一樣，盼望著一些變化。修建紀念館就意味着現在的居住條件能得到改善，甚至住進高樓。但在蘇友心裡，他的盼望卻不止於此，「這裡的環境的確需要改善了，老建築是應該保護起來的，中國的歷史不能抹去！」

名將後人責日：不思贖罪搶我釣島

——訪原東北軍將領谷振寰之子谷安民

「老父親病重時，總是處於半清醒半昏迷狀態，有時晚上呆着呆着就叫喊起來，是回想起當年在黑龍江抗日時被日本飛機轟炸的情形。」谷安民回憶起父親彌留之際的情形——老人被病痛折磨着，而腦海中常浮現的就是「江橋抗戰」的那段艱難歲月，「我父親就親眼看著人血混着馬血被炸飛的場面，他自己因為躲在河邊的一個櫃台裡才能活命。」谷安民說，日本至今並未認真贖罪，搶釣魚島顯示其侵華野心未變。

國仇家恨難平難抑

在谷安民的家中，電腦、一體機等辦公設備佔了客廳的大半。他坐在電腦前，嫻熟的翻閱一個9萬多字的電子文檔，「這是我父親生前寫的回憶錄，我根據他的手稿整理出來，估計年底之前能出版吧。」63歲的谷安民曾是瀋陽一家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的工程部部长，退休後潛心於父親手稿的整理。

在回憶錄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在富裕車站，突襲日軍精銳十四師團運兵車，



谷振寰在遼寧省政府供職時勞動時攝。 翻拍自谷安民家藏

日軍傷亡七百多人，大部擊斃。……日軍再次惱羞成怒，將鐵路兩側居民燒殺一空，搜索隊延伸至張家店一帶，在一張戶人家大院，見牆上有槍眼，地上有彈殼，便將其一家老小三十多口全部砍殺。」

願親身參加保釣登島

日本侵略者泯滅人性的殺戮是多少親歷者日日噩夢的根源。谷安民回憶，父親的親侄谷安良被日本人毒害，親弟谷震遠慘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下，這也

是谷家人國仇難平、家恨難抑的所在。

這種憤慨在談到近日中日在釣島事件上的爭端時達到高潮，「我很贊成香港保釣人士的壯舉！要是還有組織去登島，我就去！」據谷安民回憶，父親谷振寰在1983年病逝時仍耿耿的一件事就是日本誤導輿論，聲稱「九一八事變」後的戰爭是隨著戰局逐步擴大的，而非有預謀、有計劃的。「我父親最痛心的記憶就是日本欺騙中國連年內戰乘虛而入，製造了『九一八事變』。在釣魚島事件上，中國要防止歷史重演，日本並未認真贖罪，也從未得到過周邊國家的諒解，日本對中國的野心一直沒改變。」

人物簡介：

谷振寰（1904-1983），遼陽沙河陳家台人。畢業於東北講武堂騎兵科，曾任馬占山衛隊營長、獨立騎兵團團長、黑龍江駐軍總指揮。「九一八事變」後，同馬占山在黑龍江發動了震驚中外的江橋抗戰。後任中國遠征軍53軍130師參謀長。新中國成立後，任遼寧省人民委員會參事。

正視歷史 日本民間勝政府

——訪原東北軍將領郭景珊之子郭春光



郭景珊1993年攝於家中，時任瀋陽市文史館館員。 翻拍自郭春光家藏

午後的瀋陽張氏帥府（大帥府）門前，駐足流連的遊客依然不減。相形之下，路對面的老式住宅小區一隅則略顯寧靜。在郭春光家中，書房是最「擁擠」的房間，一張單人床、數摞史書，這就是他退休後的生活。

毀家抗日 不願當亡國奴

「唯一的哥哥和奶奶都在『九一八事變』第二年（1932年）被日本人殺了。」說起這兩位素未謀面的親人，73歲的郭春光眼中閃過一絲遺憾。「我母親是在很久之後知道大兒子沒了的，但她從來沒埋怨過我父親。因為父親當時在外征戰，被漢奸出賣，哥哥和奶奶就被日本兵抓走、殺害了。」喪子、喪母之痛，

痛徹心肺，但更堅定了郭景珊殺敵抗日的決心。

對於父輩親歷的戰爭，郭春光實在有太多的故事。「當年，父親帶着攢了一輩子的3,000大洋，變賣了所有家產，包括房子甚至母親珍貴的首飾，全身投入到抗戰中。當時在他的隊伍裡，很多都是我家的親戚，有三個親人戰死了。」對於父親毀家抗日的義舉，郭春光由衷欽佩，「我父親堅持抗日的信念就是不能讓日本人欺負，不能當亡國奴！」儘管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高壓下，瀋陽的東北軍軍人仍舊砸開了緊鎖的武器倉庫的大門，頑強迎敵。

琉球屬華 中國已非弱國

然而，橫屍遍野的街頭、敢怒不敢言的壓抑，中華民族在蒙羞，在哭泣。「九一八」之後的3、4天之內，瀋陽城死了大約3,000人，第七旅的死傷就有800多人。日本人看見有軍裝的人家，當場就給打死。」「父親臨終前最痛恨的就是日本，最關心還是當年跟他征戰四方的將士的後代過得好不好。」在那一代人的心中，家國始終是最大的牽掛。「我每天都關注新聞節目，特別是歷

史的事，得多知道點。最近關注釣魚島的事，我就覺得香港保釣人士真是值得佩服！」現任抗日義勇軍研究中心主任、九一八戰爭研究會理事的郭春光更追溯歷史，「釣魚島當年是擱置爭議了，要說到歷史上琉球都是中國的，更何況釣魚島？40年的外交不能當兒戲。中國現在的國力強大，已不是『九一八事變』當年的軟弱國家。」「我曾與日本民間團體有過接觸，他們是承認那段歷史的，而且日本民間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正視歷史的。」

人物簡介：

郭景珊（1901-1998），遼寧省台安縣人。同澤新民儲才會館警察班畢業。1928年東北軍縮編，先後任瀋陽縣公安大隊長、桓仁縣公安大隊長。「九一八」事變後，積極與唐聚五籌劃抗日。1932組織成立遼寧民眾自衛軍，先後任遼寧救國會常委、第七路軍司令、第六方面軍司令兼憲兵司令。1932年秋，自衛軍失敗後，其部曾被改編為義勇軍第三軍團，任第三軍團副總指揮。《塘沽協定》後，任東北軍第四十軍補充團長，不久辭職。1979年，任瀋陽市沈河區任政協委員、瀋陽文史館館員。